



大唐游侠传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54103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大唐游侠传(上)

(香港) 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游侠传 下 / 梁羽生著. -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4)

ISBN 7-80521-629-0

I.大… II.梁… III.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
②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 247.58

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

广东旅游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广州购书中心 经销

(广州市天河路123号, 邮编: 510620)

广东省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22.25 印张 534 千字

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 (上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A43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大唐游侠传(下)

(香港) 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游侠传 上 / 梁羽生著. -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3)

ISBN 7-80521-629-0

I.大… II.梁… III.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
②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 247.58

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中国·广州

花城出版社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目 录 (上)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杯酒论交甘淡泊 玉钗为聘结良缘 | 1 |
| 第二回 | 无赖少年成贵显 高风义士陷囹圄 | 20 |
| 第三回 | 千里求援援未至 十年避祸祸难除 | 32 |
| 第四回 | 敢笑荆轲非好汉 好呼南八是男儿 | 48 |
| 第五回 | 奇闻贵妃洗儿钱 喜结英豪磨剑客 | 69 |
| 第六回 | 龙泉要断奸人首 虎贲群惊剑气寒 | 86 |
| 第七回 | 落难英雄逢异丐 扶危绝技退追兵 | 103 |
| 第八回 | 为友为仇疑未释 是魔是侠事难明 | 121 |
| 第九回 | 廿年疑案情天恨 一剑惊仇侠士风 | 137 |
| 第十回 | 侠士荒山遭恶寇 神偷午夜盗婴儿 | 156 |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回 | 神弹宝剑逢强敌 血雨腥风起绿林 | 176 |
| 第十二回 | 百年霸业随流水 一片机心起大波 | 193 |
| 第十三回 | 喜庆筵前来异丐 英雄会上破奸谋 | 209 |
| 第十四回 | 龙眼谷里掀风浪 玉树山头伏杀机 | 228 |
| 第十五回 | 爱儿被夺仇无解 身世难明恨正长 | 247 |
| 第十六回 | 强藩作乱囚朝使 侠士重来陷敌围 | 263 |
| 第十七回 | 难分爱恨情惆怅 说到恩仇意惘然 | 278 |
| 第十八回 | 客店中宵闻警报 边关千里起烽烟 | 294 |
| 第十九回 | 践约远来人不见 传言难信事堪疑 | 312 |
| 第二十回 | 胡骑肆虐名城坠 壮士挥刀胆气豪 | 327 |

目 录 (下)

- 第二十一回 挑起谷中龙虎斗 347
 可怜剑底女儿情
- 第二十二回 胡骑已践中原地 366
 汉帜方张细柳营
- 第二十三回 情债难偿愁脉脉 383
 相思未了恨绵绵
- 第二十四回 追寻狡兔翻三窟 406
 惊见魔氛盖九天
- 第二十五回 龙蛇混杂疑终释 417
 乳燕孤飞意惘然
- 第二十六回 陌路相逢奸计泄 437
 深宫又见逆谋生
- 第二十七回 妙手神偷惊帝座 455
 多情公主慕英雄
- 第二十八回 颠沛流离悲百姓 473
 饥寒交迫涣军心
- 第二十九回 凄凉蜀道人少行 487
 宛转蛾眉马前死
- 第三十回 英雄痛洒伤时泪 509
 关塞萧条行路难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故都又见重归鹤 逋客何堪不了情 | 526 |
| 第三十二回 | 虎穴藏身思报国 绣闺夜话识深心 | 544 |
| 第三十三回 | 沐猴僭位徒貽笑 屠象逞威起杀机 | 559 |
| 第三十四回 | 魔掌追魂难与敌 苦心为友怨何辞 | 580 |
| 第三十五回 | 十年忍辱仇终报 再度寻儿恨未消 | 598 |
| 第三十六回 | 绿林血债嗟难解 魔阵妖氛化不开 | 612 |
| 第三十七回 | 忤罪解仇宁一死 片言弭祸结新知 | 629 |
| 第三十八回 | 喜见娇儿疑梦境 惊闻良友困危城 | 649 |
| 第三十九回 | 何愁强虏侵中土 尚有将军树汉旌 | 668 |
| 第四十回 | 名城浴血留青史 大侠捐躯表赤心 | 683 |

第一回 杯酒论交甘淡泊 玉钗为聘结良缘

“恭喜恭喜，新年大吉！”

这一天正是大唐天宝七年的新年初一。

离长安六十里外的一个山村，有一家人家，主人姓史，名逸如，曾在开元二十二年中过进士，却不愿在朝为官，未到中年，便回乡隐居，乡人敬他是个饱学君子，一早来给他拜年。

他循俗与乡人互相贺喜一番，送客之后，却摇了摇头喟然微叹：“如此世道，何喜之有？”

“呜哇，呜哇！”房内传出小儿的啼声，与噼噼啪啪的“爆竿”声闹成一片，（按：唐人风俗，元旦以真竹着火爆之，称为爆竿。与后来的“爆仗”不同。来鹄早春诗：“新历才将半纸开，小庭犹聚爆竿灰。”即咏此也。）史逸如脸上掠过一丝笑意，想道：“要说有喜，那就是从今天起，多添了一个婴孩，家中可以热闹一些了。”

他吩咐阶前烧爆竿的书童：“你收了供品，给我拿四盒果品，到段大爷家去，并请他过来喝两杯。”心中颇为有点疑惑：“每年元旦，最早来拜年的必定是他，今年却何以这样迟迟其来？”

书童应了一声，却忽地笑道：“老爷，不必去请了，你瞧，那不是段大爷来了？”

只听得有人朗声吟道：“节物风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须臾改。昔时金阶白玉堂，即今惟见青松在。寂寂寥寥史子居，年年岁

岁一床书。幸有故人长相聚，黄鸡白酒醉相知。”

史逸如哈哈道：“卢照麟的诗给一改，倒成了即景之作了，段兄，黄鸡白酒，早已备好，待兄一醉，何以如今始来？”

史逸如所招呼的“段兄”，名唤段珪璋，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相貌粗豪，是个武师打扮，史逸如则是个温文儒雅的书生，从外貌看来，两人似乎不应如此熟络，但事实上这两个人却是朝夕过从的好友。原来这个段珪璋不但通晓武艺，诗文的造诣也很不错。他本来是个外乡人，搬到这儿还不到十年，史逸如也未深知他的来历，只是敬他胸襟磊落，文武全材，两人气味相投，遂成知己。

段珪璋听史逸如有埋怨他的意思，一笑说道：“史兄，小弟今日来迟，有个道理。”史逸如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段珪璋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内人昨晚添了一个娃娃。”史逸如大喜道：“哈！哈！那真是无独有偶了。你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段珪璋道：“是个臭小子。咦，你这么问，敢情嫂夫人也已分娩了？”史逸如道：“我却是添了个不中用的女娃子。”段珪璋大笑道：“哈哈，是个姑娘，那我更要加倍向你贺喜了！”史逸如微微一愕，不解其意。

段珪璋笑道：“史兄可曾听得长安近事么？皇上夺了他的儿媳寿王李瑁的妻子杨太真做贵妃，这是天宝四年之事。杨贵妃得宠非常，至今不过三年，她的三个姐姐都被封为夫人，上月从京中传来的消息，连她的从兄杨国忠也拜相了，当真是一门贵显，无与伦。因此都中风气大改，一听到有人生女，戚友便争来贺喜，人人都说如今的世道是：‘不重生男重生女’了。吾兄添了一个千金，岂非当加倍贺喜！”

史逸如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我若想求功名富贵，这十年来也不会甘心隐居乡下了。我就是因为看不惯小人当道，奸邪满朝，这才攒了乌纱的。难道我还会学杨国忠这类卑鄙小人的行径么？”

段珪璋忙道：“你我相交十载，小弟岂尚有不知吾兄的为人之理？这话不过是说说笑罢了。”接着叹口气道：“我们把都中风气当成笑话来讲，其实适足以令有心人同声一哭呵！风气日坏，国事日非，将来真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！”

史逸如也叹气道：“笑话，笑话，简直是越来越不成话！来，来，来！我们且乐得醉个糊涂，管他闹成什么样子！”

两人对饮了几杯，史逸如牢骚满腹，取了一柄如意击桌歌道：“岑夫子、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：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用醒。哈哈，但愿长醉不用醒。李太白这首《将进酒》真是深得我心，当世的诗人，我只佩服他与老杜而已，听说他现在长安，可惜常被皇帝留在宫中，要不然真想到长安去见他一见。”

段珪璋似有所触，忽又笑道：“史兄，我说你添了千金，值得加倍贺喜，却也不是笑话。你所佩服的老杜，不是写过一首《兵车行》吗，这首诗写成之后，洛阳纸贵，传诵一时，其中便有这样几句：‘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，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！’如今国家连年用兵，而且大乱的迹象亦已显露，生一个臭小子的确不如生一个女娃儿呢！”

史逸如满满的喝了一杯，将酒杯重重一顿，说道：“儿女的事情，我们哪还管得这么多？倒是你刚才所念的老杜那几句诗引起我一个念头。”段珪璋道：“怎么？”史逸如道：“生女犹得嫁比邻，我们虽非比邻，亦是同村，难道又这样巧，两个小娃娃都是在除夕这一天生的，我们就此结为秦晋之好，你意如何？”

段珪璋大喜道：“我一听说嫂夫人添了千金，早就有这个意思了，只是不敢开口。你我肝胆相交，如今又做了亲家，真是最好不过。恰巧我身上带有一股玉钗，就拿来作订亲之礼吧。”史逸如一看那股玉钗，不觉一怔。

只见那股玉钗，晶莹温润，竟是上好的和田美玉，钗头嵌

的一颗明珠，宝光夺目，看来亦是价值不菲。史逸如不禁心中想到：“他怎会有这等无价之宝？”要知道，段珪璋自从迁到这个村子之后，就靠教一些乡下少年习武为业，家道甚是贫寒，每每碰到艰难时节，史逸如还不时周济他，如今见他拿出玉钗为聘，自是觉得奇怪。不过，他深知段珪璋为人豪侠，磊落光明，虽然颇觉奇怪，却也不会怀疑到玉钗来路不正。

段珪璋似知其意，不待他问，便即说道：“先祖曾在贞观年间，随大将军李靖远征突厥，在和田得了一对玉钗，后来论功行赏，又得太宗皇帝赏赐一对南海明珠，先祖请巧手匠人，将明珠嵌于玉钗之上，永留作传家之宝。故此小弟不论家道如何艰困，都舍不得将这对玉钗卖掉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原来段兄乃将门之后，怪不得十八般武艺，件件精通。”对这玉钗的来历再无怀疑，但心中却又起了另一个疑团：身为将门之后，乃是光荣之事，段珪璋却何以从来不讲？

段珪璋饮了一杯，接着说道：“小弟家无长物，只有这对玉钗是个贵重的东西，所以从不离身。这对玉钗，一支雕有龙纹，一支雕有凤纹，名为龙凤宝钗，如今我就将这支凤钗，作为给令爱的聘礼。”

史逸如道：“吾兄将传家之宝作为聘礼，如此郑重，小弟感激不尽。”他本来不敢受的，但一想将来女儿嫁到他家，这玉钗总是他家之物，所以也就不再推辞了。

接过玉钗一看，只见五寸来长的玉钗上，果然雕有一只展翅高飞的彩凤，具体而微，神态生动，好像藏在玉钗之中，呼之欲出的样子。不过因为玉钗只有五寸，彩凤刻在中间，要很费眼力才能看得清楚。

史逸如啧啧称赏，段珪璋道：“这支龙纹，亦请吾兄赏鉴。”史逸如看那龙纹，形式和凤钗一模一样，钗头亦是嵌着一颗明珠，只是当中雕的，却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，雕得更为精致。

段珪璋道：“目下奸人当国，乱象方萌，将来世道如何，谁也不敢逆料。小弟将龙凤宝钗拆散，把凤钗作为聘礼，其中还含有一层意思。”说到此处，稍稍踌躇，似有什么避忌似的，史逸如道：“什么意思，倒要请教。你我既成亲家，还有什么话不可说的？”

段珪璋道：“吾兄达人，元旦佳日，当不以小弟出言不吉为忌。我想，将来你我二家，若因世乱分离，他们这对未婚夫妇，也可以各执一钗，作为凭信！”

史逸如哈哈笑道：“吾兄也顾虑得太长远了！”暗自想道：“你我二家同住一村，纵然逢到世乱年荒，也定然是患难与共，岂能分散。”但见段珪璋说得甚为郑重，心中不禁隐隐感到不祥之兆，故此欢颜强笑，冲淡这沉重的气氛。一面说，一面将那股龙钗交还给段珪璋，那股凤钗，即珍重的收藏好了。

段珪璋道：“小儿尚未取名，吾兄才高学广，便请代为起个名字如何？”

史逸如笑道：“我的闺女也还未曾取名呢。”门外正飘着鹅毛般的雪花，庭院里几株腊梅，在雪中盛开，史逸如满满的喝了一杯，便即笑道：“我最喜梅花欺霜傲雪，我的闺女，便叫做若梅吧。”顿了一顿，接续说道：“仅仅欺霜傲雪，尚还不够。当今之世，奸邪满道，好男儿应能上马杀贼，下马草露布才是。好，我就以这个意思，斗胆代令郎起个名字，就叫做克邪如何？”

段珪璋抚掌笑道：“好，好得很！段克邪，史若梅，这两个名字，你我的节操抱负都寄托其中了。但愿他们将来长大成人，莫忘父母对他们的期望。”

就在他们二人抚掌大笑，莫逆于心的时候，忽听得呜呜的号角声，喧哗声，杂着孩童们的尖叫声，史逸如诧道：“咦，外面出了什么事？新年新岁，难道就有官差来拉伕征粮不成？咱们出去看看！”

史家离路边不过几十步路，两人出了大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尘头大起，一队官军从村头疾驰而来，甲冑鲜明，人强马壮，当前一骑，挥着一面大旗，金线绣着斗大的一个“安”字，迎风飞舞。紧接着两骑，也各扯着一面大旗，上面绣的是官衔，一面是“平卢节度使”，一面是“范阳节度使”。“节度使”乃是唐朝的方面重镇，在他所管辖的地方内，军事民政，都归他一人掌管。就等如一个小王国一般，威赫无比。一人而兼有两个节度使的官衔，乃是从所未见之事。

史逸如怔了一怔，心道：“原来是安禄山！”安禄山之名，在当时无人不知，史逸如却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只见他是像肥猪一般的大胖子，身穿锁子黄金甲，装模作样，威风凛凛地坐在高头大马上，在前呼后拥中扬鞭喝道：“儿郎们，不必管路上那些猴崽子，踏死了就算数，快马疾驰，咱家今日要赶到长安给贵妃娘娘拜年呢！”

原来去年安禄山到长安，极力巴结杨贵妃，尽管他的年岁比杨贵妃大得多，却得杨贵妃收他为养子。他得了甜头，所以今年又赶来给杨贵妃拜年，他一人兼领平卢、范阳两节度使还不满足，尚想钻营杨贵妃的门路，兼领河东节度使呢！他钻营心急，所以一路催军马疾行。

新年初一，农家都尽情欢乐，聚集在村头村尾的闲人甚多，尤其是儿童们，更像甩了绳的猴儿，到处戏耍，这时便有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，在大路上作掷钱的游戏。

安禄山的扈从疾驰而来，挥起皮鞭，噼噼啪啪地乱打，路边的闲汉，也有几人着了皮鞭，吓得纷纷奔逃，哪还敢到路上去救护孩子。

孩子们惊得叫爷喊娘，乱成一片，胆大的、机伶的急忙跑开。却还有三个年纪较小的孩子，大概是吓得软了，在大路上连爬带滚的，尚未来得及滚开，眼看就要伤在铁骑之下！

蓦地一条人影，横里掠来，疾如鹰隼，只见他双手一抓，抓起了路当中的两个孩子，一摔便摔出去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当头那骑已冲了过来，路上还有一个孩子，那人刚抱起孩子，那匹高头大马离他已不到三尺之地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马背上的骑士一鞭挥下，那匹战马，给他一阻，人立跃起，两只包着铁掌的马蹄也向他踏下来。

就在这危险之极的一刹那，只见他抱着孩子，脚尖一撑，身子斜飞出去，皮鞭唰的一声掠过，裂开了他一片衣襟，却没有伤着孩子，那匹战马踏了下来，正是他刚才站立的所在，前后之间，相差不过一瞬！

史逸如只道这人是段珪璋，这时方才看清楚了，却是一个乡下少年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，土头土脑的，想不到身手竟是这般矫捷！

转眼间这队官军已经过去，那少年放下了孩子，说道：“孩子们受伤了，请哪位叔伯送他们回家吧。”

这三个孩子的家人正巧在场，急忙跑来察看，只见路边一堆稻草堆中，爬出了两个孩子，尖声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正是他刚才摔出去的那两个孩子，摔在稻草堆中，虽然受了惊吓，却一点没有受伤。

众人都抢着上来，看顾孩子，乱哄哄中，那乡下少年却已悄悄走开，待到孩子的家人想起要向恩人道谢的时候，那乡下少年已不知所在——

史逸如在这村子里住了十几年，村子里的人个个他都认得，刚才在紧张之际，无暇辨认，这时回想这少年的面貌，方始觉出他不是本村人，史逸如大为诧异，问道：“段兄，你认得这人吗？”他怀疑自己看得不清楚，所以再问一问段珪璋，听不到回答，忽地发现段珪璋已不在他的旁边！

史逸如吃了一惊，把眼看时，只见段珪璋正在前面低首疾